

大院关系

金融
小说

一群有着特殊背景的人，他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习惯。
在金融危机中他们照常用独特方式大把的赚着钞票。

钟道新◎著

独特的金融文学作家钟道新生前力作

著名演员王志文曾感叹：只有钟道新的作品才能够激发起他表演的欲望

钟道新对高知高干的描写具有原创性，在中国文坛占有特殊位置，
权力这东西很不好写，但他却写得引人入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大院关系

融金小说

钟道新◎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PHCPPS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院关系/钟道新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81139 - 871 - 7

I. ①大… II. ①钟…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4291 号

大 院 关 系

DA YUAN GUAN XI

钟道新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19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871 - 7/I. 100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phcpps.com.cn www.pore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分析权力的组成，职务仅仅是一部分，关系占有很大比例。

——钟道新

第一章

中国电子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李寒，从降生之日起，就住在这所大院子里。

李寒的父亲，建国时就是个相当高级的干部。大军一进城，就分配到这所前清军机大臣的府第。这院子一共三进。院子里假山、鱼缸、藤萝架等，一一具备不说，更有古木婆娑。

李寒在屋子里研究了一阵文件资料后，端着新换的茶来到院子里。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大对劲，再喝就更觉不对，于是他狠狠地把茶泼到地上。喜欢喝“毛尖”的爱好，是他父亲培养起来的。老人家在把他抱在膝盖上时，就一小口、一小口地喂他“毛尖”喝。以后的“毛尖”也一直由父亲供应。

父亲四年前“走”后，留下一些茶。老爷子的茶，从来都是由产地的领导贡献的。今年入夏时，这些茶终于喝完了，他估计不会再有人送，就派人上街去买了些新茶来。谁都知道茶这东西“当年是宝，隔年是草”，应该喝新的才对。他是完全出于情感因素，才喝陈茶的。可谁料想，买来的茶连点“毛尖”的味儿也没有。今天沏的，是他托人从产地买来的，可仍不是味儿。

这是不是一种不祥之兆？他转动着手里的空茶杯，思索着。

他们家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四个，他是最小的一个，他的三哥在中国驻美国的外交机构工作，二哥在军队，也已经做到了副军级的位置。而他的大哥则是国家经委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局的局长。父亲虽说早就退了下来，但老头退而不休，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很是安排了一些干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他原来的办公室唐主任，推举到电子委员会副主任的岗位上，而他所在的电子投资公司，就属于电子委员会。

这原本是一局佳构：上有唐副主任的支持，外有大哥可以凭借，另外还有老头儿垫底。

可一向身体很好的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生老病死，原本是规律，对此他也早有准备。可父亲的死，仍然带走了很多东西：首先是家庭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了。本来就是同父异母，“同”一去，“异”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父亲在世时，许多他一说大哥就给办的事，现在也要拖了又拖，办复率不足百分之五十。更何况，大哥去年又从这里搬了出去，物理距离的扩大，加速了心理距离的扩大。其次，唐副主任在接待他时，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

所有这些，致使政企分开、脱离电子委员会时，给他定的级别是“副局



级”。

这一击的力度是很大的。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从来不甘心做生意。换句话说，他也从来没有把生意真正当成生意来做。他的目标是“做大官，兼做大事”，“不做大官，焉能做大事！”可一个人如果过了四十多岁，仍然是副局级，那么依照干部管理原则，要过若干年，才考虑提到正局级。然后再过若干年，才能考虑副部级的课题。这也就是说，一切都顺利的话，副部级也是五十岁以后的事了。而五十岁是局级干部的“大限”：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原则上不提拔五十岁以上的副部级干部。

客观世界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只好改变主观世界。他是个务实的人，既然前景已经很清晰，就应该有另外一种准备。

李寒所谓的另外一种准备，就是做“钱”的文章。在危机感产生之前，虽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但他律己还是比较严的，从来不主动弄钱不说，就是接受礼物也很有分寸——做到这一点并不很容易。某次在香港，他在“卡地亚”手表专卖店里多停留了一下，那个心领神会的客户就替他买下，送到他下榻的五星级酒店里。他抚摸了一阵“卡地亚”的蓝宝石表面，再掂掂它的分量后，问客户凭什么给他买？“我看您盯着它看，肯定喜欢，就做主替您买了。”客户是送礼的行家，自以为李寒是在和他“走程序”。“喜欢我确实喜欢，但就和我喜欢天安门一样，并没有把它搬回家的意思。”他把表放回盒子后递还客户。“谢谢你的好意，这种几万元的东西，不是我这身份的人戴的。”他知道商人总是在商言商，投入后没有不索取回报的道理。再说，商人，尤其是香港商人——嘴巴之严密度，远逊于政治家。何况圈子并不大，传出去就是大损失，更甭说引起调查了。

他喜欢看赌马，经常在下榻的旅馆内“模拟下注”——也就是在他看中的马的名单上写下个数字，最后再结算总收入。几乎所有首次见到这个现象的客户，都以为他这是种暗示，要由他们出资玩一把真的。但他总是笑着解释：“赌性人人都有，我赌个高兴就行了。钱对于我和对于你们的意义不一样。”

他这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实话：钱对于商人、企业家和一般老百姓，意味着行动的能力、富裕的生活。而对于他来说，行动的能力是由职务带来的：只要是公司账目上的钱，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他可以调往任何地方。至于个人生活所需要的，更是方便。明言之，只要不买首饰之类很私人的物品，都可以用公司的信用卡付账。至于差旅费、电话费就更没有上限了。

他当然明白，所有这一切，都是位置的附属品，位置没了，这一切就荡然无存。现在就有了向负半波变化的趋向。有趋向就要做准备，要未雨绸缪。

李寒知道像自己这样的消费水准，一年没有几十万人民币是无法维持的。

他想起“文革”前，父亲的一个在广州军区当副政委的老朋友来北京，因为疏忽，给他预订的房间没有电视不说，还没有热水。他一看就发了火。接待的单位赶紧给他换。当时还是孩子的他，觉得这个副政委实在有些过分。但父亲却表示理解：“孩子，你将来会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活水平上去了，就下不来，除非有强大的外力。”现在他是真的懂了。

钱好弄，几乎可以说伸手就来。可弄了之后没有后遗症，也就是把钱“洗”干净，却需要一些技巧和渠道。

技巧可以学习，关键是渠道的建立需要做些前期工作。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饱含植物气息的空气，从走廊的长藤椅上站起来。要弄就弄它一大笔钱，来个一劳永逸。

李寒回到宽阔的屋子里，把空调的温度调到二十度。他不再喝茶，而是给自己倒了杯法国白兰地。凡是他要干重要事的时候，总是这样做的。

方针一定，周密计划就是首要问题。

以无权者的想象，你如果是领导，搞些发票一签一报，就能把钱从自己公司的账上弄出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假设你是某公司的总经理，以买计算机为名，从某个熟悉的计算机商店搞一张假发票，然后你在报销单据上签个字，交给了会计。会计又上面签，然后出纳把钱汇到开具发票的计算机公司。但与此同时，会计会向你索要这批计算机的入库手续。当然，你是总经理，手中有权，完全可以命令库工给你开一张假手续。但对将要来到的审计人员来说，你花了钱，就得有东西在。到库房里一看，没有计算机，仍然是“露馅儿”。所以你还得再找一个人，把计算机领出来，说是用在某个地方了。这样，这笔钱才算勉强被你给“消化”掉了。当然，这指的是例行的审计，如果一定要查，跑到你所谓“用”的地方去对证，你仍然跑不了。所以，老练的“弄钱人”，从来不会以计算机、汽车、房屋这些固定资产作为弄钱的载体，而是用水泥、电缆等消耗品作载体。这样，查账的人如果问的话，你可以坦然地告诉他们：它们已经埋到厂房底下了，不信你们挖出来看看。自然，没人会挖。建筑业之所以容易藏污纳垢，原因也就在于没法查对的东西太多了。除非有像墨西哥大地震那样的自然灾害出现，方能使劣质建筑现原形。

这时，钱算是从你的公司里弄出来了，可它仍然不是能消费的现金，而是转到了计算机公司账上的一组数字。当然，此刻你欲把“数字”换成现金，也是可以办到的。但这要留下严重的痕迹。为保险起见，最佳的途径是让计算机公司把这笔钱以购买打印机、显示器的名义，打到另外公司的账上。你从那里再提现金。

这样做的理由是，查账的人——这里指的不是例行的检查，而是有目的的



特别审查——如果不相信账上的记载，会到计算机公司去查。而那里确实有进有出，像是笔买卖，通常就会告一段落。当然，他们如果再到计算机公司所谓的“进货”公司去查，马脚还是会露出来的。可限于人力、物力，一般在“主干”以外，只会株连到一两个环节。

李寒继续往下设想：把钱放在境外一个保险系数高的账户上，变成所谓的“离岸资产”，我只要掌握一个账号就行。而香港、瑞士的不少银行都很欢迎这样的匿名账户，因为这种账户的存钱利息是很低的不说，还要预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预交税。但对他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有一只“钱罐”，能把钱放进去，并携带到境外。

他用3B铅笔，在纸上把可能充当“钱罐”的公司名称都写下来。

他开列的这些几乎都是民营性质或带有民营性质的公司，国有公司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是政府的一个部门，遵守的是政治游戏规则。而民营公司，是遵守市场规则的，也就是说，它们被利益所驱动。

我不直接去找他们，而是释放出一些信息，说我这里有游资在寻找出路。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自动找上门来。一上门，事情就好办了。李寒得意地笑了笑，然后出了屋。

在走步器的监控下，他围绕着院子，整整走了五千步，同时，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在脑海里展开。

有谁能知道在这大院里决定了多少人的荣辱浮沉，又酝酿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

即使在如同汽车万国博览会的北京城，奔驰500在汹涌的车流中，依旧显得卓尔不群。海威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浦耳神态安详，端坐在后排。

海威股份有限公司之组成，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符合它的名称：以浦耳为代表的葆力公司所占的股份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董事长荣永霖为代表的能源部所占的股份为百分之三十；其他方面占百分之四十；剩余的就是公司的个人股份了。

可浦耳所代表的葆力公司的所有制，却有许多歧义。它应该说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从理论上说，它又属于Q大学。十多年前葆力公司成立时，挂靠于Q大学名下，使用Q大学的名义。因为彼时对纯属民间性质的公司，在经营方面有很多的限制不说，还外加许多歧视性的政策。

公司如果想发展，单凭积累，速度太慢，浦耳因此走上了寻求股份合作的道路。与能源部方面协议达成，海威成立后，他出让了一部分“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换取了经营权。他是真正白手起家一派，熟知企业运行的每一环

节。于是乎，公司迅速壮大起来。目前，它以电子工程为主，同时涉足广告、建筑、大宗贸易等多个领域，年营业额过亿。

浦耳透过微闭的眼帘，看着窗外的车流想道：交易其实是人际交流的基本方式之一，虽然有好多人羞羞答答地不愿意承认。

目前，他就在寻求一笔交易。

早在十年前，国人还不太知道互联网时，他就相中了这个项目。以前的计算机，都是单机，顶多是局部的网络，而互联网则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真正做到了资源共享。

这绝对是一个世纪性的工程项目，世纪性的项目，必定需要世纪性的资金。而政府一直在实行“紧缩银根”的政策。所谓的“银根”，就是流通的货币。流通的货币一少，就如同把自来水的主管道的口径缩小一样，能供应的用户就会跟着少。

昨天，浦耳已经从中学同学，后又一起插队，现为电子委员会计算机司项目计划处处长的周鼎立的口中得知，他们已经取得在天津、石家庄两地建立互联网的资格。

为了寻求足够的资金，浦耳已经整整奔波了两个月。一个企业家，其主要的作用，就是选好项目，找到足够的资金，然后把它们交给合适的经理人员。总的来看，这两个月好像是徒劳无功：不是找不到钱，就是只能找到很少的钱。但经验告诉他，要找的东西，只有在最后才会被寻找到。

因为交通事故，车停了下来。

北京的车实在是太多了！浦耳想：当时设计四环时，曾经认为能一举解决交通问题。可没想到只是稍微缓解了一下，就又紧张起来。并非是设计者计算有误，而是路好了，人们就纷纷买车，千百人的欲望凝结成车后，道路没道理能承担。

过了四十岁，浦耳就不再自己驾车了。虽然早在插队时，他就先马车，后拖拉机，随之又成了公社唯一的卡车的副驾驶。办公司后，曾在“汽车俱乐部”的一场越野比赛中，获得过名次。即使目前的路况再复杂，也算不了什么。关键问题是：如果你自己开车，那么就要自己排队加油、自己寻找车位。更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喝酒。可偏偏他的应酬又特别的多——应酬是人际交易的序言和结论——故此，他只好使用专职司机。

他原来的司机是老毕。车开得好不说，嘴巴也严。可就在一个月前，浦耳和副总秦德夫准备去石家庄参加商务谈判时，老毕声称自己喝醉了。

浦耳很惊讶：老毕一向滴酒不沾，何醉之有？



秦德夫推论老毕想另择高枝。

浦耳说不无这个可能。

老毕果然在他们从石家庄回来的当天，递交了辞职书，自己开歌厅去了。

浦耳坐了老毕几年的车，多少有些感情，所以建议他开个饭店、洗衣店之类的，那样海威公司便可入些股，起码也会扶植一下。在他的心目中，总认为歌厅——尤其是在僻静处的小歌厅——当属“准色情业”。

老毕一副“人各有志”的样子，二话没说就走了。

浦耳还是叫人给老毕一些钱，另外他马上让小王接了老毕的位置。

秦德夫却认为浦耳的决定太草率：“咱们难免在车上说个什么，如果他不老毕那么嘴巴严的话，会误大事的。”当一个人不在你的眼睛前晃悠的时候，他的好处，就会从潜意识层中冒出来。

浦耳说：“对一个重要的岗位，我就像你们计算机工程师对重要文件一样，起码有两个备份。”

车进院时，浦耳用敌视的目光瞟着写有庞大黑体字的“中国电子投资公司”之招牌。

这牌子就意味着不平等。按照规定，凡属于区域性的团体办的公司，不允许冠以“中国”的字样。以此类推，集体、个体就更不行了。换句话说，只要有“中国”字样的公司，无形资产也值几千万。

停车场，浦耳看到在标有“总经理”字样的车位上，孤零零停着李寒的凯迪拉克。隔过很远才依次是“副总经理”等人的车位。

一个公司如果夸张成这样，那么它也就快垮台了。但浦耳立刻就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李寒的公司，其实不是真正的公司。用一个他熟悉的香港商人的说法：如果你得罪了李总，那么他会不惜血本和你竞争，而且他的本钱无穷无尽。进门时，浦耳想到。

李寒的公司原来和电子委员会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后来国家要求政企分开，才搬到这里来。这幢新的办公大楼，是李寒主持建造的。设计上，也充分体现他的思想：外表全部由钢材和玻璃幕墙组成，共二十层，瘦高瘦高的，一副横空出世的傲慢形态。以功能分，它属智能化大楼，在建的时候，浦耳曾经想揽其电子部分，可未能成功。

家虽然搬了，但仍带过来许多职能和切不断的人际关系。许多国家投资的大型电子项目，都首先经他们的手，俨然是“第二委员会”。

管它是什么呢，反正“有奶就是娘”。浦耳前天在城市银行寻求贷款失败后，鲁行长作为补偿，提供给他一个信息：电子投资公司的一部分游资，正在

寻求出路。他们不受贷款规模限制不说，还和你同行。所以今天他来“试一试”。

李寒公司搬家后，浦耳还是头一次造访。

李寒正在用英语打电话，他示意浦耳坐下。

浦耳借机打量这间面积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东西并不多，但件件货真价实：办公桌是硬木的，沙发是真牛皮的意大利货，而且绝对不是仿造的。电话、传真机、电视，统统被一台电脑管理着，旁边有一个黑色的匣子，浦耳知道这是接通互联网的必要设备。

“我现在基本上成了一个电话主义者。”李寒吩咐秘书给浦耳倒茶。“而电话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

“‘官’大了，‘僚’也就应该足够地多。”浦耳用手敲桌，对蜂腰长腿的倒茶小姐表示谢意后说，“如果房间的面积超过三十平方米，主人再亲自给人倒茶，客人就起码要等好几分钟，那对谁都不合适。参观山西著名的乔家大院，我发现如果真的妻妾成群的话，那硬件也必须和那里差不多。否则的话，肯定家无宁日。”他和李寒是中学的同学，一般的话还是能随便说的。

“假设真有成群妻妾的话，那么管理好她们的办法，就是让她们每个人都相信你最爱的是她。我对待我的客户就用这个办法。”李寒脸上露出几丝拒人千里的伪笑容。

浦耳根本不相信李寒的最后一句话，他的视线移到雪白的墙壁上，“你的墙上怎么连一幅画也没有？”

“假画挂着就掉价。”

“那你不会挂真的？”浦耳知道李寒的父亲对书画颇有研究。小学时在他家里搞小组学习，就见他家挂有翁同龢的字，还有扬州八怪的画，且常换常新。而对画的鉴赏能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培养出来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熏陶。用一个他熟悉的古董鉴定专家的话来说：“如果在一大堆瓶瓶罐罐中，有一件真品，只要我往前一站，它立刻就会自动蹦出来。道理就是它认识我，我也认识它。”

“每当我见到有人把钱挂在墙上，而不是让它们去周转，我就生气。”李寒一本正经地说。

浦耳认为这又是胡说。“文革”中，借抄家李寒弄了不少的字画。当然具体是什么他现在已经不复记忆，只依稀记得其中有一幅康有为写给梁启超的字。当他们一群人见到这条幅上的印章上写着“变法百日游历十四国康南海”等字样时，并不知其人是谁，只是说：“看样子这老小子还去过不少地方。”但李寒绝对知道，他看了很久、很久，并且这条幅在当天晚上就不翼而飞。



沉寂片刻后，李寒问浦耳来此有何贵干。

浦耳自然不会轻易把自己的目的说出来，做生意和写文章一样，贵在含蓄。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有太具体的事，只想请你吃顿饭。”

“虽然我绝对不相信你的说法，但饭我还是要吃的。”李寒很认真地翻了一下记事簿，“今晚有应酬，明天有会，下星期一如何？”

浦耳说行。

“去什么地方？你定还是我定？”

“经贸部、海关总署我不如你熟悉，但饭店你肯定不如我熟。在蒙德俱乐部吃吧，那里的法国菜肴极其精致。”

敲定之后，李寒和浦耳一起下楼。随之，各自坐上自己的车。

浦耳虽和李寒同学数年，但李寒的父亲是部长级的干部，而浦耳的父亲却是银行的高级职员，这注定他们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浦耳从来认为在商场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所以他在公司不断拓展后，仍然寻求和李寒合作。李寒也在对他有很大利益的情况下，合作了几次。

让李寒把电子公司的游资投放到互联网项目上来，大概也会成功。回到友谊宾馆时，浦耳想道：因为我现在有了实力。有实力就有外交，没有实力就没有外交。这道理他孩提时代就懂。发生冲突时，如果你弱小，那就算再有理，对方一句“我打你丫挺的”，就让你无话可说。可如果你的拳头和对方差不多硬，那多数冲突都会化为和谈。前些年，英国政府在香港主权问题上制造麻烦，但邓小平只用了一段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否则我们要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

外交、外交，也就是你必须要有可交换的东西。

秦德夫是葆力公司的创建者之一，现任海威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他和浦耳自小同学，后为 Q 大学计算机系的讲师，在专业上也小有建树。后来“冲天一怒为职称”，因为没评上副教授，愤然下海。

他在海威公司虽有常务之称，但主要负责科技开发，另外兼管一些广告事宜。按说像海威这样规模的公司，说“科技开发”的确有些大，起码在科学方面不会有建树。浦耳当时提议叫工业部或技术部就行了，但他不同意，“‘取法于中，仅得其下，’不就是一个名字吗？咱们何妨叫得大一些。”浦耳说：“我是怕别人听了笑话。”“微软、英特尔原来都是小公司。”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浦耳也就依了他。在海威的前身葆力公司初期，他确实做了一些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工作。当初他们之所以能把公司本部从 Q 大学外的旗人聚集地搬到友谊宾馆这个当时亚洲占地最大的花园式宾馆内，就是在能源部的一个计

算计算机房工程上赚到了五十万块钱。可随着计算机行业竞争者数量的增加，从其中取得的利润越来越少——这个“少”是专指秦德夫本人，而非海威公司。海威因为有能源方面的背景，工程很是不少，而且回钱的速度也很快。浦耳他们之所以相中能源，携葆力公司的数千万资产与之合并，主要是因为能源方面有偿付能力，凡是你不给钱就立刻能不给你货的企业，比方电力、电信、自来水、煤气，其经济状况都相当好。而凡是你能先拿走产品，然后再付款的单位，如煤炭、机械制造、纺织，都不行。经营的好与坏另说，光是欠款就能把你给拖垮。今年以来，他本人几乎没拿到一个正经的技术工程。没有工程，就养不住人，原来他手下的那些技术人员纷纷改换门庭——这些人虽然不是海威公司的正式工，而是有活时招之即来的游击部队。但你若长期不招，联系就会中断。别的不说，光换电话号码，就能把人换没，在北京城，人已经被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号码。而没有自己的收入、自己的人，在公司就没有地位。这个浅显的道理秦德夫不会不懂。

如果我再有半年捞不到活干，浦耳出于多年的友谊，不会降我的职，但肯定会削减我部门的经费。公司不是国家机关，职位的作用不大，关键是你所能控制、调度的钱。再说，如果我一年之中找不到活干的话，浦耳就一定会裁撤我手下的“科技开发部”，或将其合并到“工程部”去。部门一没，实力顿减，我的生活将如何维持？

秦德夫是家中的独子，从小就花钱花惯了，在海威成立后，更花得如火如荼。葆力公司时期，因为人少，他认为节约还有意义。而现在，省了还不知道给谁省呢！花钱给他以极大的满足感，为了维持这满足感，他必须努力工作。

他把车在计算机系楼前停好，就上了楼。在楼道里，劈面就遇到孙教授。他非常恭敬地叫了声：“孙先生好。”

“你好。”孙教授伸出手来。

秦德夫双手握住。

“近来生意如何？”虽然秦德夫离开Q大学已经多年了，但和孙教授来往仍不算浅。

秦德夫夸大其词地把情况说完后，接着发出一个莫须有的邀请：“过些天，我们公司准备开一个有国内外许多大公司参加的计算机发展方面的研讨会，届时您千万要光临。”

孙教授也含糊地答应到时候再说。

秦德夫像主人一样，把孙教授送出大门。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孙教授并不能真的算是秦德夫的老师。上学时，他学



的是计算机的硬件，也就是机器本身，而孙教授是教计算机语言的。他之所以对孙执弟子礼，并如此恭敬，其原因除孙教授有用外，还因据可靠消息说，他有可能当上院士。

“如果你当不上院士，那么你起码要当院士的学生。”这是秦德夫的父亲经常对他讲的。他父亲在1951年，以Q大学讲师的身份，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当时同去的一共有二百多人，但只有一个人考上了博士。究其原因，据他父亲解释，就是因为此人的老师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费力包伍姆。院士的学生，当博士似乎顺理成章。而博士一当，无形资产大增，最后成为Q大学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这也相当于院士。这一来，使得自己只获得相当于硕士的副博士学位、在院系调整时被调到电力学院、最终在所名不见经传的学院以教授身份退休的父亲望洋兴叹。

秦德夫怀着强烈的“院士情结”走上三楼，忽听一声“秦老板”，他扭头一看，顿了顿，才不很热情地应道：“原来是刘书记。”

刘书记原是秦德夫的同学，毕业后一起留校。因为他是党员，所以就在系里当组织干事，同时兼任团委书记。因为他没出洋镀过金，所以他一干就是十多年，成了名副其实的“老书记”。

刘书记恭敬地说有事相求。

秦德夫没问是什么事，等他自己往下说，他人主动提出的通常不会是好事情。

“我们团委想搞一次游艺活动，但苦于无经费。”刘书记递给秦德夫一支烟。

秦德夫向来不抽“555”之外的烟——浦耳某次酒后开玩笑说，你身上有“两不倒”：一是金枪不倒，二是烟牌子不倒。——但还是接了过来。“大约要多少钱？”

刘书记说，想在区体育馆组织场羽毛球赛，顶多要一万五千元钱。

秦德夫答应考虑。给予也是种快乐，他希望把这快乐的过程尽量延长。

刘书记巴结地给秦德夫点上烟。“我知道您从来不抽‘红塔山’这种档次的烟，可您接了就让我高兴。当年周总理到咱们学校来，和学生一起吃窝头，他吃得很干净不说，还吃得很香。可江青就不同了，一口也吃不下去。虽然他们两个谁也不是常吃窝头的。”

秦德夫虽然从来不喜欢这个从农村中挣扎出来的人，但这有品位的奉承还是让他高兴。

当他进入他以前的办公室时，不出他之所料，林竞芳仍然在计算机前工作。

林竞芳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秦德夫在屋子里：“秦老师，您好。”她今年二十八岁，跟着孙教授读博士已经一年了。

林竞芳是典型的江南女子，细皮嫩肉，眼睛也小小的、长长的，脸蛋也是离心率不大的椭圆，眼睛黑，嘴唇红，一切都纯粹天然。给人的总体印象不是那种怒放的美，而是温柔、和谐，一种苏州园林式的淡淡的美。

“您上次的资料，我已经翻译好了，请您指正。”林竞芳把用牛皮纸装订好的一叠打字稿递了过来。

“你翻译的还能有错？”秦德夫看了一下页码，就放进了真皮包内，然后开始给她点钱。“千字一百，七万字就是七千。”他把钱递过去。今年海威公司给能源部的礼堂安装一套美国音响设备，浦耳把翻译资料的工作交给了他。他的英文不错，又有电子学背景，翻译起来应该不会有困难。但自当上了副总经理后，经常过手大量的钱财，已看不起这几个小钱了，所以就转包给林竞芳。

林竞芳表示不用着急。

“美国一家公司的打谷机特别好销，因为它每打完一捆谷物，就会发出‘咚’的一声，迎合了农民的求实心理。所以我在该给人钱的时候，从来就本着‘从重从快’的原则。”

“听上去好像打击刑事犯罪似的。”林竞芳把钱装进信封后锁入抽屉。“法律上对某种犯罪都有具体的条款，为何还有‘从重从快’一说？”

秦德夫知道林竞芳属“校门”对接“校门”，然后就待在里面没出来过的人，学问之外，所知的极有限，便解释道：“所谓的‘从重’就是指法律规定某种罪行是三到五年，如果罪犯赶上‘严打’，就按五年的来。而所谓的‘从快’就是指简化程序。”

林竞芳神态专注地听完后感叹道：“我对社会上的事之理解力，就如同弱智儿童。”

“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我嫂子也是你们江苏人，不过她不是扬州人，而是南通人。所谓‘船过潮头状元多’，你们江苏人是很会念书的。她从中学毕业后，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然后在那里读完研究生后就留校教书至今。因为清华在四环外，所以她每当要去百货大楼、西单等地购物时，总说‘进城’。弄得我侄女批评她好几次：‘您到哪就说到哪，干吗老是进城、进城的，好像是个乡下人。’但她就是改不了。”他讲了嫂子几个充满“书卷气”的小笑话。“所以难怪当年冰心女士当着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面，笑其书呆子的夫君吴文藻曰：教育原来在清华！”

林竞芳听完也笑了。她很喜欢眼前这个博学风趣的男人，觉得她与他之间



的界面非常友好。

秦德夫接着就系里的研究项目展开研讨，从计划、预算一直问到技术细节。他如此做并非没话找话。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必须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根据地。Q大学就是他的根据地，计算机技术就是他的武装。不知有多少次，他就是从这里寻找到灵感、素材和支持的。多年来，他和这里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此地是他在海威的凭借之一。当年海威挂靠Q大学，就是他牵的线。在那之后，凡和Q大学有关的事，他从来就不许别人染指。分析权力的组成，职务仅仅是一部分，关系也占有很大的比例。社会就像一个无穷大的电脑网络，假如一个重要的文件，只有你能知道通达它的路径和名字，那么它就只属于你。

谈完后，他邀请林竞芳去吃晚饭。

林竞芳垂下眼帘说：“今天不行。明天吧？”

“明天就明天。”秦德夫用随和而愉快的目光笼罩住她，“想去哪？”

“随便哪里都行，只要不在学校里。”

秦德夫懂得她的意思：她去年刚刚结了婚，丈夫是她大学的同学，目前在扬州的一家纺织研究所工作。故此她在法律上有所归属。另外，Q大学中人，并不会因为文化层次高，就不喜欢管闲事，没有男女事的支持，任何闲聊都会变得空洞。

海威公司的本部，在友谊宾馆四号楼占了整整两层。早过了下班的时间，三楼的灯还亮着。

公司财务部主任梅小青熟练地把一些数据敲进电脑。

她今年三十出一点头，头发乌黑整齐，一身合体的套装，妆稍浓。她的具体的经历除去她自己，没人真正地了解。她是在六年前，由外贸部出口配额许可证司的孔处长介绍到海威来的。当时浦耳正在做纺织品出口买卖，孔处是必经之途。刚来时，她被安排在业务部干些杂务。但没多久，经秦德夫建议被调到财务部。在财务部，她边干活边学习，不到一年，就拿到会计证，然后从出纳到会计，到副部长，拢共用了三年时间。

在她被提拔部长时，遇到了一些障碍：秦德夫说什么也不同意。对此浦耳感到很奇怪：“你不是从来就很赏识她的吗？”秦德夫说不出具体的道理，只是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最后还是浦耳拍板定了案：“咱们是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第一目标的股份制公司，该在什么位置上，就必须让她到位。”

梅小青看一行行、一列列数字和一般人不同，半点枯燥感也没有。她把那些没有生命、抽象的东西给物化了。在把这些数据录入电脑时，她仿佛看到了

别墅、汽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绿色的嫩草地上奔跑的孩子。

大约在九点钟时，她注意到秦德夫上个月过手的一笔账中有瑕疵。追根寻源，她很快就发现秦德夫“吃掉”了公司的六万块钱。

看你往哪里跑！她把账记在秦德夫的名下时，明显地感觉到从中枢传向四肢一阵兴奋潮。在她刚到公司的时候，秦德夫就开始向她进攻。她当然知道女人能拿什么东西去和别人交换，所以投入了一小部分资本，从而调到了财务部。但问题接着就来了：秦德夫试图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地控制她。而后者，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两个人反目成仇。

将近十点钟时，她把数据全部录完。然后用自己设计的密码，给文件加了密，再藏到一个叫做“山村”的子目录下。

我藏的东西，谁也找不到。在关机的时候，她不无得意地想。她十五岁的时候，在村庄附近电厂当临时工的父亲，于一次抢修煤粉仓时，被劈头灌下的煤粉埋了起来，当他被挖出来时，不单气管，就是肺里也都是经过高温干燥后的煤粉，还没有送到医院，就咽了气。讨论赔偿时，电厂的劳资科长根据“伤亡自负”合同和“修理煤粉仓时必须戴防毒面具”的安全规程，只给了她家两千元的安葬费用。她母亲经不住磨，一度打算接受。但她坚持要两万，厂方自然不会同意。于是在她的组织策划下，把父亲的棺材停放在电厂的广场上。那时正是三伏天，第二天棺材就渗出水来。母亲哭着央求她：“让你爹爹入土吧！”但她一意孤行。结果在第四天头上，厂方破天荒地同意了她的要求。她当然不是盲目地坚持，而是她得知在父亲死后的第七天，有一个全国电力基本建设的会议要在电厂召开，厂方绝对不会让一口棺材停放在广场上的。更何况，两万块钱对于一个容量一百万千瓦的电厂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钱是她去电厂取的。厂方原来打算给她一个存折，可她坚持要现金。回到家里，母亲就把钱要了过去。老太太从来没见过如此之多的钱，用单指单张点钞法点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点清楚，又不肯假手于人，最后只好作罢。

母亲用这钱给大哥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又让二哥上了地区的自费技校。母亲是个识字不多的妇女，但对钱还是认真的，每花一笔，都有详细的记载。可最后，有三千块钱竟不知去向。母亲一下子就明白是她做了手脚，可任怎么盘问也没有结果，任怎么搜也搜不出来。老太太最后只好把她锁在屋子里，不给她饭吃。可她当天晚上，就破窗出走，从父亲坟茔的一个地洞中，挖出了用塑料布认真包裹的三千块钱。

就靠这三千块钱，她在北京落下了脚，并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后来她改了名字，再也没和家里联系过。

她小心地关好门，没坐电梯，徒步下了楼。